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

第二十九回 伍登省親走湖廣 太宗慕賢賜詔書

卻說太宗在凌煙閣宴賞功臣，隨召伍登、寶林曰：「二卿身膺重職，各宜就任，勿久居京都。惟雁門關更屬要地，伍卿即日登程可也。」伍登伏地奏曰：「臣幼日被難，子散父離，向日不知父親生死，惟隱恨而已。今聞臣父在湖廣為僧，欲先去省親，然後上任。」太宗準奏，催尉遲寶林速到武昌，仍守汛地，又命伍登同行。二人辭了聖駕，望湖廣而來。一路之上，各處官員迎接護送，好不威風。出了河南信陽地界，武昌文武在界牌崗候。進了公館，大小官員都來參見。從人將手本接了，吩咐眾官道：「侯爺在路辛苦，命爾等今日各回本署，二位侯爺要到大悟山參見喪吾和尚。」寶林在公館內坐了片時，喫了點心，即檢手本觀看。忽見黃州營西陵縣雙龍鎮千戶朱天祿手本，旁邊又寫寅愚侄朱木蘭名字，即令從人請天祿入館會話。天祿入館，伍登、寶林降階而迎。相見禮畢，天祿曰：「小兒木蘭，年少從軍，多蒙二位叔父大人蔭庇，愚弟感恩不盡。」寶林曰：「木蘭才堪將相，智兼文武，功超我等之上，為皇上隆重之人。祇是他宜作速進京，免主上提召。」伍登致敬曰：「吾父在大悟山為僧，承兄台栽培多年，愚弟心感久矣。」伍登道罷，即向天祿叩頭，天祿連忙扶起。寶林曰：「木蘭在家中近日做些甚麼？」天祿曰：「木蘭近日以來，與阿珍茹齋喫素，杜門不出。昨日聞二位叔父駕至，亦不肯來迎接，祈二位叔父海涵寬恕。」寶林道：「愚弟從雙龍鎮經過，單去叩見他，看他仍杜門不出否？」三人說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祇帶三四人上大悟山來，吩咐從人在雙龍鎮等候。到了大悟山，喪吾同焦周在山門迎接。寶林見喪吾明眸皓齒，如活佛降世，忙上前施禮，伍登叩頭不止。喪吾扶起伍登，天祿也上前作揖，一同入方丈而坐。喪吾見伍登官星明亮，爵位尊顯，山根黑氣縱橫；又上寬下削，膊闊腰細，非久福之相，難免殺身之禍，心不樂也。又見寶林詢問禪宗，喪吾盡心曲談僧家樂趣，有留伍登棲隱之意。奈伍登貪圖仕進，置若罔聞。寶林在大悟遊賞數日，同天祿辭去。伍登也要來問候木蘭，一同而行。

不上半日，到了雙龍鎮，在觀音寺歇馬，即來天祿衙中。敘禮已畢，不見木蘭出來。寶林、伍登心下不悅，也不問他。天祿明知其意，排酒接風，寶林推盃不飲。天祿曰：「兄台不悅者，莫非木蘭未出乎？」寶林答曰：「令郎乃殿下大臣，小弟乃邊臣守將，勢位懸殊，令郎豈肯出相見耶？」天祿不得已，將木蘭行止，一一訴出。寶林、伍登聽了，大驚曰：「木蘭如此，古今奇人也。」入內室固請，木蘭素服淡妝而出。相見禮畢，寶林曰：「將軍在營中何等威風，今居閨內又如此閑靜。真乃變化如龍，令人莫測。」木蘭答曰：「侄兒女扮男妝，皆不得已而為之。今日思之，殊非閨中應分之事。所以不敢見客。」寶林曰：「賢侄受天子重任，何以謝之？」木蘭曰：「侄兒蒙昧天子並元帥、軍師十多年，罪不可逭，尚敢言官職哉？」寶林與伍登辭出，又與天祿說了些閑話，邀伍登到武昌遊賞，伍登辭卻，寶林向武昌而去，伍登向大悟而回。喪吾命徒弟去請諶于飛來，與伍登相見。喪吾私向于飛曰：「吾有一事，託賢弟為之，須受愚兄一拜。」于飛忙答禮曰：「兄長有何事委弟，弟無不從，何須如此。」喪吾曰：「憐我伍氏祖宗尚在一脈，現今伍登不日當有殺身之禍，賢弟可如此如此而行，庶能救伍氏之後。」于飛頓首受命。過了月餘，喪吾謂伍登曰：「雁門關乃重地也，于飛叔父同爾上任，衙中內外之事，盡可囑託，爾當以父禮事之。」伍登曰：「叔父若肯同侄上任，莫大之幸也。」又過了月餘，于飛隨伍登向北而行，喪吾送至半山而回。

再說太宗在朝，思念木蘭功勞，降詔提他進京就職。使者去了未回，伍登上殿朝見，辭駕上任。太宗曰：「卿家省親回朝，辭闕赴任，朱木蘭如何不回來就職？」伍登不敢隱匿，竟將木蘭行止，一一奏明。太宗見奏，龍顏大喜，候天使回京，觀其表奏，命伍登走馬上任，不表。

卻說諶于飛謁見尉遲恭，尉遲恭迎入帥府，禮畢而坐。尉遲恭曰：「向日弟欲保兄為官，兄執意不從，今日奈何又肯居伍登幕館？」于飛曰：「弟聞五臺山多賢，欲藉此一往，別無他意。」尉遲恭問喪吾等，于飛備述楊廷臣、醉月數人俱皆去世，惟喪吾、鐵冠、香元尚在。尉遲恭亦加傷感，遂留于飛在府，不肯放他與伍登同行。次日朝見天子，保于飛為長安太守，于飛無法，勉強做了二年，頗有政聲。太宗加陞刑部御史之職，又做了二年。才人武曌，聲名傳外。

于飛恐負喪吾之託，告病歸田，潛往五臺山，會見靖松道人，與吳大杲，陳介庵曲談性命之理。一日，論及阿彌陀佛四字，陳介庵曰：「君臣初際會曰阿，臣諫君非曰彌，君從臣諫曰陀，民歌帝德曰佛。」介庵又曰：「孩兒戲舞歸家，急喚母親曰阿。喚之不應，喚之甚急，甚至號泣追尋，曰彌。見了母面，投入懷中，此時母即是子，子即是母。曰陀。孩兒喫乳已飽，跳下地來，對母歌舞躍笑，曰佛。愚人夫唱婦隨曰阿，夫婦交感曰彌，懷胎十月曰陀，生子能哭能笑曰佛。學道之人，收其放心曰阿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曰彌。明心見性曰陀，元神出舍曰佛。」于飛曰：「弟子知之矣。冬藏勿暴曰阿，春生勿殺曰彌，夏茂而華曰陀，秋結而實曰佛。譬之油草皆備，取火燃燈曰阿，置於不動不搖之處曰彌，油與草得火而明曰陀，火得油與草光照一室曰佛。」介庵大喜曰：「子真道學人也，何善悟至此！」於是于飛與三賢論道半年，始至雁門關。伍登迎之，以父禮事之。于飛道：「聞公子年已十五歲，學問未成，老夫情願教他詩書，保他日後名標金榜，不知侯爺意下如何？」伍登喜道：「叔父若肯如此用心，侄兒敢不從命！」即令公子伍烈擇日入學，于飛盡心教訓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